

東方現代文選

潘序辰題



小品文

上海東方文學社印行

現代文學傑作全集 現代小品文傑作選（目錄）

論難的小品文

朱自清 背景序……………一

周作人 談「談談詩經」……………八

地方與文藝……………一〇

文藝批評雜話……………一五

梁實秋 論詩的大小長短……………二一

俞平伯 文學的游離與其獨在……………二六

抒情的小品文

朱自清 背影……………三六

女人……………三九

兒女……………四七

謝冰心 寄小讀者通訊十六……………五六

魯迅 藤野先生……………六三

徐志摩 自剖……………七一

### 描寫的小品文

魯迅 秋夜……………八一

俞平伯 陶然亭的雪……………八三

湖樓小擷……………九二

朱自清 荷塘月色……………一〇七

溫州的踪跡……………一一一

謝冰心 山中雜記……………一二〇

### 記敘的小品文

魯迅 風箏……………一四一

周作人 故鄉的野菜……………一四四

有島武郎……………一四七

俞平伯 西湖的六月十八夜……………一四九

朱自清 槳聲燈影裏的秦淮河……………一五八

懷魏握青君……………一七〇

## 諷刺的小品文

魯迅 立論……………一七四

葉紹鈞 怎麼能……………一七五

成仿吾 東京……………一七八

謝六逸 病死葬……………一八七

## 冥想的小品文

魯迅 好的故事……………一九六

顧頤剛 不寐……………一九八

徐志摩 北戴河海濱的幻想……………二〇六

葉紹鈞 假使我有一個弟弟……………二二一

# 論難的小品文

背影序

朱自清

胡適之先生在一九二二年三月，寫了一篇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篇末論到白話文學的成績，第三項說：

白話散文很進步了。長篇議論文的進步，那是顯而易見的，可以不論。這幾年來，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發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這一類的小品，用平淡的談話，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有時很像笨拙，其實却是滑稽。這一類作品的成功，就可徹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話」的迷信了。

胡先生共舉了四項。第一項白話詩，他說「可以算是上了成功的路了」；第二項短篇小說，他說「也漸漸的成立了」；第四項戲劇與長篇小說，他說「成績最壞」。他沒有說那一種成績最好；但從語氣上看，小品散文的至少不比白話詩和短篇小說的壞，現在是

六年以後了，情形已是不同：白話詩雖也有多少的進展，如採用西洋詩的格律，但於太需緩；文壇上對於牠，已迴非先前的熱鬧可比。胡先生那時預言，「十年之內的中國詩界：定有大放光明的一個時期」；現在看看，似乎絲毫沒有把握。短篇小說的情形，比前爲好，長篇差不多和從前一樣。戲劇的演作兩面，却已有可注意的成績，這令人高興。最發達的，要算是小品散文。三四年來風起雲湧的種種刊物，都有意或無意地發表了許多散文，近一年這種刊物更多。各書店出的散文集也不少。東方雜誌從二十二卷（一九二五）起，增闢「新語林」一欄，也載有許多小品散文。夏丏尊劉華宇兩先生編的文章作法，於記事文，敘事文，說明文，議論文而外，有小品文的專章。去年小說月報的「創作號」（七號），也特闢小品一欄。小品散文，於是乎極一時之盛。東亞病夫在今年三月「復胡適的信」（真美善一卷十二號）裏，論這幾年文學的成績說：「第一是小品文字，含諷刺的，析心理的，寫自然的，往往着墨不多，而餘味曲包。第二是短篇小說……第三是詩。……」這個觀察大致不錯。

但有舉出「懶惰」與「欲速」，說是小品文和短篇小說發達的原因，那却是不够

的。現在姑且丟開短篇小說而論小品文：所謂「懶惰」與「欲速」，只是牠的本質的原因之一面；牠的歷史的原因，其實更來得重要些。我們知道，中國文學向來大抵以散文學爲正宗；散文的發達，正是順勢。而小品散文的體製，舊來的散文學裏也儘有；只精神面目，頗不相同罷了。試以姚鼐的十三類爲準，如序，書牘，贈序，傳狀，碑誌，雜記，哀祭七類中，都有許多小品文字；陳天定選的古今小品，甚至還將詔令，箴銘列入，那就未免太廣泛了。我說歷史的原因，只是歷史的背景之意，並非指出現代散文的源頭所在。胡先生說，周先生等提倡的小品散文，『可以打破「美文不能用白話」的迷信』。他說的那種「迷信」的正面，自然是「美文只能用文言」了；這也就是說，美文古已有之，只周先生等才提倡用白話去做罷了。周先生自己在雜拌兒序裏說：

……明代的文藝美術比較地稍有活氣，文學上頗有革新的氣象，公安派的人能够無視古文的正統，以抒情的態度作一切的文章，雖然後代批評家貶斥牠爲淺率空疏，實際却是真實的個性的表現，其價值在竟陵派之上。以前的文人對於著作的態度，可以說是二元的，而他們則是一元的，在這一點上與現代寫文章

的人正是一致，……以前的人以爲文是「以載道」的東西，但此外另有一種文章却是可以寫了來消遣的；現在則又把牠統一了，去寫或讀可以說是本於消遣，但同時也就傳了道了，或是開了道。……這也可以說是與明代的新文學家的意思相差不遠的。在這個情形之了，現代的文學——現在只就散文說——與明代的有些相像，正是不足怪的，雖然並沒有去模仿，或者也還很少有人去讀明文，又因時代的關係在文字上很有歐化的地方，思想上也自然要比四百年前有了明顯的改變。

這一節話論現代散文的歷史背景，頗爲扼要，且極明通。明朝那些名士派的文章，在舊來的散文裏，確是最與現代散文相近的。但我們得知道，現代散文所受的直接的影響，還是外國的影響；這一層周先生不曾明說。我們看，周先生自己的書，如澤瀉集等，裏面的文章，無論從思想說，從表現說，豈是那些名士派的文章裏找得出的？——

至多「情趣」有一些相似罷了。我甯可說，他所受的「外國的影響」比中國的多。而其餘的作家，外國的影響有時還要多些，像魯迅先生，徐志摩先生。歷史的背景只指給我

們一個趨勢，詳細節目，原要由各人自定；所以說了外國的影響，歷史的背景並不因此抹殺的。但你要問，散文既有那樣歷史的優勢，為什麼新文學的初期，倒是詩，短篇小說和戲劇盛行呢？我想那也許是一種反動。這反動原是好的，但歷史的力量究竟太大了，你看，牠們支持了幾年，終於懈弛下來，讓散文恢復了原有的位置。這種現象却又不健全的；要明白此層，就要說到本質的原因了。

＊讀如散——文學與純文學相對，較普通所謂散文，意義廣些——駢文也包括在內。

分別文學的體製，而論其價值的高下，例如亞里士多德在詩學裏所做的，那是一件批評的大業，包朶着種種議論和衝突；淺學的我，不敢贊一辭。我只覺得體製的分別有時雖然很難確定，但從一般見地說，各體實在有着個別的特性；這種特性有着不同的價值。抒情的散文和純文學的詩，小說，戲劇相比，便可見出這種分別。我們可以說，前者是自由些，後有是謹嚴些；詩的字句，音節，小說的描寫，結構，戲劇的剪裁與對話，都有種種規律（廣義的，不限於古典派的），必非精心結撰，方能有成。散文就不同了，選材與表現，比較可隨便些；所謂「閒話」，在一種意義裏，便是牠的很好的詮

釋。牠不能算作純藝術品，與詩，小說，戲劇，有高下之別。但對於「懶惰」與「欲速」的人，牠確是一種較為相宜的體製。這便是牠的發達的另一原因了。我以爲真正的文學發展，還當從純文學下手，單有散文學是不够的；所以說，現在的現象是不健全的。——希望這只是暫時的過渡期，不久純文學便會重新發展起來，至少和散文學一樣——但就散文論散文，這三四年的發展，確是絢爛極了：有種種的樣式；種種的流派，表現着，批評着，解釋着人生的各面，遷流曼衍，日新月異：有中國名士風，有外國紳士風，有隱士，有叛徒，在思想上是如此。或描寫，或諷刺，或委曲，或縝密，或勁健，或綺麗，或洗煉，或流動，或含蓄，在表現上是如此。

我是大時代中一名小卒，是個平凡不過的人。才力的單薄是不用說的，所以一向寫不出什麼好東西。我寫過詩，寫過小說，寫過散文。二十五歲以前，喜歡寫詩；近幾年詩情枯竭，攔筆已久。前年一個朋友看了我偶然寫下的戰爭，說我不能做抒情詩，只能做史詩；這其實就是說我不能做詩。我自己也有些覺得如此，便越發懶怠起來。短篇小說說是寫過兩篇。現在翻出來看，笑。歷史只是庸俗主義的東西，材料的擁擠，像一個大

肚皮的掌櫃；別的用字造句，那樣扭扭捏捏的，像半身不遂的病人，讀着真怪不好受的。我覺得小說非常地難寫；不用說長篇，就是短篇，那種經濟的，嚴密的結構；我一輩子也學不來！我不知道怎樣處置我的材料，使牠們各得其所。至於戲劇，我更是始終不敢染指。我所寫的大抵還是散文多。既不能運用純文學的那些規律，而又不免有話要說，便只好隨便一點說着；憑你說「懶惰」也吧，「欲速」也罷，我是自然而然採用了這種體製。這本小書裏，便是四年來所寫的散文。其中有兩篇，也許有些像小說；但你最好只當作散文看，那是彼此有益的。至於分作兩輯，是因為兩輯的文字，風格有些不同；怎樣不同，我想看了便會知道。關於這兩類文章，我的朋友們有相反的意見。鄧看過旅行難記，來信說，他不大喜歡我做這種文章，因為是在模倣着什麼人；而模倣是要不得的。這其實有些冤枉，我實在沒有一點意思要模倣什麼人。他後來看了飄零，又來信說，這與背影是我的另一面，他是喜歡的。但火就不如此。他看完蹤跡，說只喜歡航船中的文明一篇；那正是旅行雜記一類的東西。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對照。我自己是沒有什麼定見的，只當時覺着要怎樣寫，便怎樣寫了。我意在表現自己，盡了自己的力便

行；仁智之見，是在讀者。

（朱自清，一九二八年，七月三十一日，北平清華園）。

。背影

## 談『談談詩經』

周作人

古往今來，談詩經的最舊的見解大約要算毛傳，最新的自然是當今的胡適博士了。近來偶見藝林第二十期，得讀胡先生在武昌大學所講的談談詩經的下半，覺得有些地方太新了，正同太舊一樣的有點不自然，這是很可惜的。我們且來談牠一談看。

野有死麕胡先生說是男子勾引女子的詩，自然是對的，但他以為吉士真是打死了鹿以獻女子，却未免可笑。第一章的死麕既係寫實；那麼第二章也應是寫實，為什麼『白茅純束，有女如玉』會連在一起去『描寫女子的美』呢？我想這兩章的上半只是想像林野，以及鹿與白茅，順便借了白茅的潔與美說出女子來，這種說法在原始的詩上恐怕是平常的。我們要指實一點，也只能說這是獵人家的女兒，其實已經稍嫌穿鑿，似乎不能說真有白茅包裹一隻鹿，是男子親自抗來送給他的情人的。若是送禮，照中國古代以及現代野蠻的風習，也是送給他將來的丈人的，然而這篇詩裏『因家庭社會環境不良』而

至於使『那個懷春的女子對吉士附耳輕輕細語』，叫他慢慢能來嚐，則老頭子之不答應已極了然：倘若男子抗了一隻鹿來，那只好讓她藏在綉房裏獨自啃了喫。喔，雖說是初民社會，這也未免不大雅觀吧？

胡先生說，『葛覃詩是描寫女工人放假急忙要歸的情景』。我猜想這里胡先生是在講笑話，不然恐怕這與『初民社會』有點不合。這首詩至遲是孔仲尼先生在世時發生的，照年月計算，當在距今二千四百幾十年以前，那時恐未必有像南通州土王張四狀元這樣的實業家在山東糾集股本設立工廠，製造圓絲夏布。照胡先生用社會學說詩的方法。我們所能想到的只是這樣一種情狀：婦女都關在家裏，於家事之暇，織些布匹，以備自用或是賣錢。她們都是在家裏的，所以更無所歸。她們是終年勞碌的，所以沒有什麼放假。胡先生只見漢口有些紗廠的女工的情形，却忘記這是二千年前的詩了。倘若那時也有女工，那麼我也可以說太史坐了火車采風，孔子拏著紅藍鉛筆刪詩了。

嚙彼小星一詩，胡先生說『是妓女星夜求歡的描寫』，引老殘遊記裏山東有窩子送鋪蓋上店爲證。我把小星二章讀過好幾遍，終於覺不出這是送鋪蓋上店，雖然也不能說

這是一定描寫什麼的。有許多東西爲我所不能完全明了的，只好闕疑。我想讀詩也不定要篇篇咬實這是講什麼，譬如古詩十九首，我們讀時何嘗穿求，爲何對於詩經特別不肯放鬆，這豈不是還中著傳統之毒麼？胡先生很明白的說，國風中多數可以說『是男女愛情中流出來的結晶』，這就很好了，其餘有些詩意不妨由讀者自己去領會，只要有一本很精確的詩經註釋出世，給他們做幫助。『不求甚解』四字，在讀文學作品有時倒還很適用的，因爲甚解多不免是穿鑿呵。

一人的專制與多數的專制等是一專制。守舊的固然是武斷，過於求新者也容易流爲別的武斷。我願引英國民間故事中『狐先生』(Mr. Fox)榜門的一行文句，以警世人：

『要大膽，要大膽，但是不可太大膽』！

(『狐先生』見哈忒蘭著英國童話集第二十五頁，引一八二一年 Malene 編莎士比亞集卷七中所述當時故事)。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談龍集

中國人平常都抱地方主義，這是自明的事實，最近如浙江一師毒飯事件發生後，報上也載有死者的同鄉會特別要求什麼立碑建祠，正是一個好例。在現今這樣的時勢之下，再來提倡地方主義的文藝，未免心眼太狹了，決不是我的本意。我所要說的，只是很平凡的話，略說地方和文藝的關係罷了。

風土與住民有密切的關係，大家都是知道的：所以各國文學各有特色，就是一國之中也可以因了地域顯出一種不同的風格，譬如法國的南方普洛凡斯的文人作品，與北法蘭西便有不同，在中國這樣廣大的國土當然更是如此。這本是不足為奇，而且也是很好的事。我們常說好的文學應是普遍的，但這普遍的只是一個最大的範圍，正如算學上的最大公倍數，在這範圍之內。儘能容極多的變化，決不是像那不可分的單獨數似的不能通融的。這幾年來中國新興文藝漸見發達：各種創作也都有相當的成績，但我們覺得還有一點不足。為什麼呢？這便因為太抽象化了，執著普遍的一個要求，努力去寫出預定的概念，却沒有真實地強烈地表現出自己的個性，其結果當然是一個單調。我們的希望即在於擺脫這些自加的鎖梏，自由地發表那從土壤滋長出來的個性。

現在只就浙江來說罷，浙江的風土，與毗連省分不見得有什麼大差，在學問藝術的成績上也是彷彿，但是仔細看來却自有一種特性。近來三百年的文藝界裏可以看出有兩種潮流，雖然別處也有，總是以浙江爲最明顯，我們姑且稱作飄逸與深刻。等一種如名士清談，莊諧雜出，或清麗，或幽玄，或奔放，不必定含妙理而自覺可喜。第二種如老吏斷獄，下筆辛辣，其特色不在詞華，在其著眼的洞徹與措語的犀利。在明末時這種情形很是顯露，雖然據古文家看來這時候文風正是不振，但在我們覺得這在文學進化上却是很重要的一个時期，因爲那些文人多無意的向著現代語這方向進行，只是不幸被清代的古學潮流壓倒了。浙江的文人略早一點如徐文長，隨後有王季重張宗子都是做那飄逸一派的詩文的人物；王張的短文承了語錄的流，由學術轉到文藝裏去，要是不被間斷，可以造成近體散文的開始了。毛西河的批評正是深刻一派的代表。清朝的西冷五布衣顯然是飄逸的一派，袁子才的聲名則更是全國的了，同他正相反的有章實齋，我們讀婦學很能明白他們兩方面的特點：近代的李純客與趙益甫的抗爭也正是同一的關係。俞曲園與章太炎雖然是師弟，不是對立的時人，但也足以代表這兩個不同的傾向。我們不作文